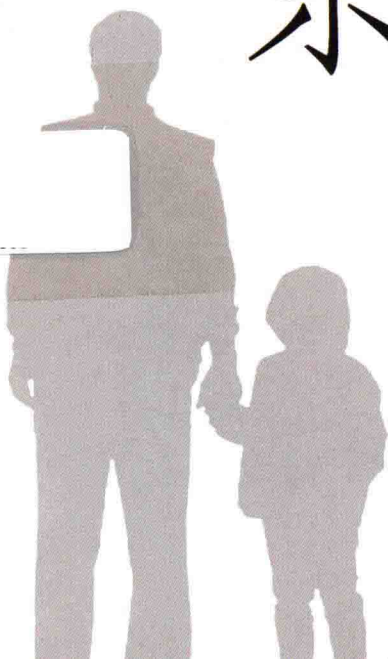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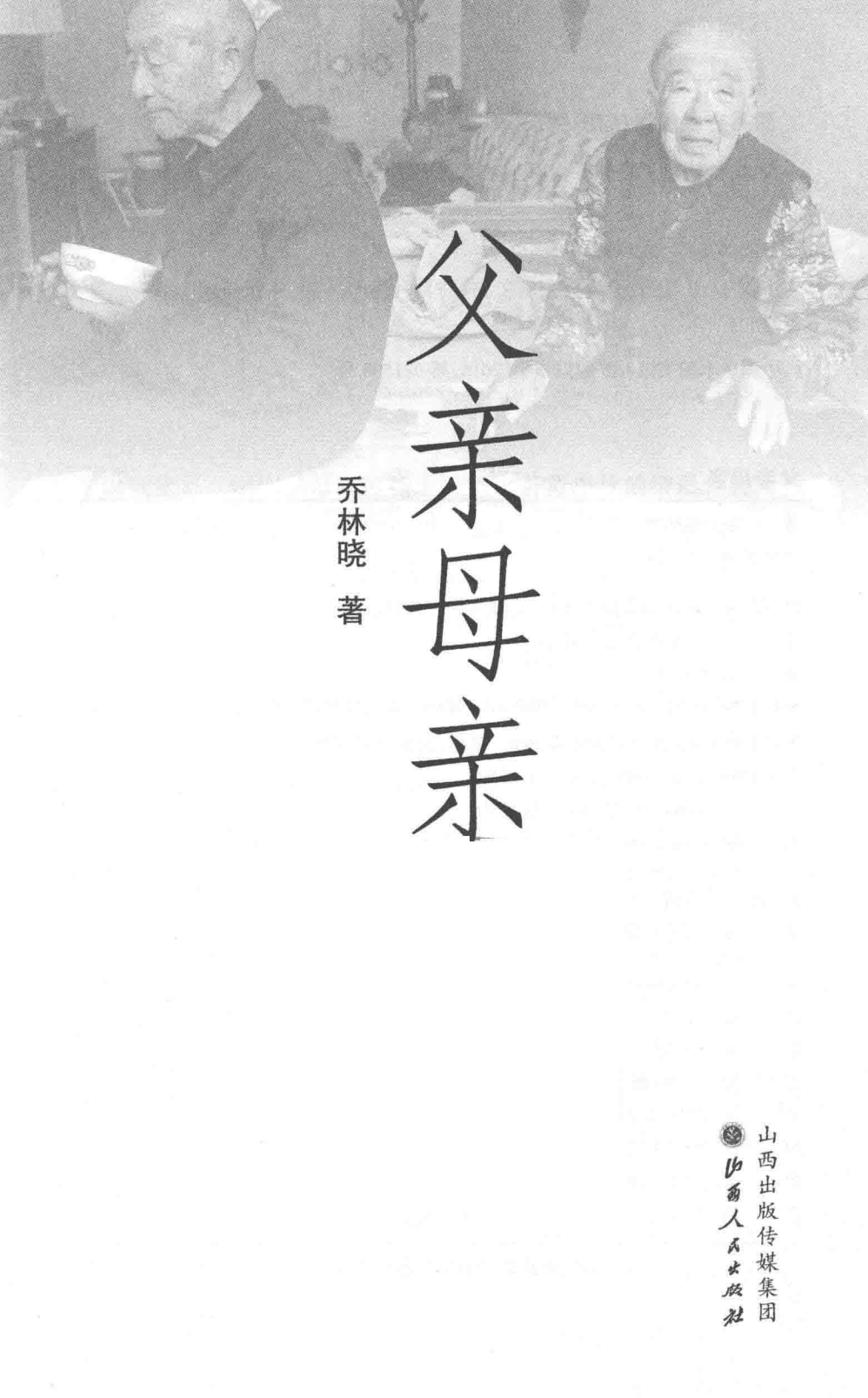


父亲母亲

乔林晓 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父亲母亲

乔林晓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母亲 / 乔林晓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

2016.2

ISBN 978-7-203-08958-2

I. 父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21508 号

父亲母亲

著 者: 乔林晓

责任编辑: 武 静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—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(传真)

天猫官网: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电话: 0351—4922159

E — mail: sxske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e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e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太原市隆盛达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4.25

字 数: 300 千字

印 数: 1—600 册

版 次: 2016 年 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8958-2

定 价: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我们与父母（代序一）

说到父母，说到父母在过往岁月里，苦苦挣扎的情形，我们做孩子的都深有感触。我们也深深懂得，那都是为了家庭能有个好日子，为了孩子们能有个好出路。

2014年新年，我回了趟老家，同三位家兄与姐姐，专门聊到了这些。每人都提供了一个或几个令人感怀乃至动容的细节片段。言语里流露出的殷切情感，叫我心潮起伏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这里，我就把他（她）们聊到的细节片段记述下来，作为这本小书的序言！我以为，这样是恰当的、合适的。

大哥说，有那么好几个年头，一到仲春，他就和父亲一道，步行到十里之外的邻村车家坡，采摘桑叶。天刚麻麻亮，就带上竹篮、口袋上路了。桑叶须是鲜活的，这样子蚕才爱吃。采摘桑叶的活儿不咋累，却会沾上一身的露水与泥巴。到满载而归，返回村口时，早饭已过，村人正三三两两扛着锄头下地。父亲急急忙忙吃几口饭，便也下地干活去了。这一去就是几个时辰，许多时候，要到黄昏才收工。

我明白他们采摘桑叶的用意，因为母亲在家里养蚕。我家坡子底下有几棵桑树，可那归我家族所有，大约是不能放开性子，随意采摘的。母亲养蚕的情形，我也约略有些记忆的，我那时不过五六岁的样子吧！她先是拿棉布轻轻拭去叶上的露

水，继而小心翼翼地搁到蚕儿身子上头。当片片桑叶变成了一层绿，就有了“沙沙沙”的声音，——那是蚕儿正津津有味地吞吃桑叶呢！从蚕儿出世到抽丝结茧，两个来月的时间里，母亲总是不停地忙啊忙啊。直到白生生的蚕茧堆满箩筐，她大约才可以舒口气了。这些蚕茧，绝大部分拿到城里卖掉，换回屈指可数的零花钱，却足以支撑一阵子，柴米油盐，乃至孩子们上学的学费，都可以用上的。

抽丝那阵，我们都急切盼着早些吃上蚕蛹。大铁锅上架着蚕车，锅里冒着热气，水面满是白生生的蚕茧。母亲和一位老阿姨分工合作，一人抽拉，一人缠绕。两三天下来，一把一把的丝线就齐整整搁在炕头了。接连几天，我们都会吃上蚕蛹，尽管每回都是挨到午后时分。这也算是稀罕的美食，那味儿可以跟新年里的饺子相媲美。

二哥印象最深切的是新年前，母亲赶做出的新鞋子。他说，母亲做出的鞋子样子好看，穿上也贴脚。他在县城念高中，星期天回家再返校，来回四十里的路也不觉着累。一双鞋子一年穿下来，还不算旧，鞋底鞋帮都是完好的。可母亲总是坚持再做双新的。她总认为，过年时，孩子们都穿新鞋子才好，新年新气象嘛！

我们五个孩子，加上父母，七双鞋子，就年底那区区几天的日子，要赶做出来，并非易事。母亲是有心的，鞋底鞋帮在腊月到来前，就纳好了。进入腊月，挤些时间纳鞋就是了。白天里，杂事缠身，纳鞋的活儿多半在深夜或天亮之前。那年月还用油灯，庄户人家没甚事儿，晚饭后不久就熄灯了。我们安然入睡了，母亲却在油灯底下忙活着，她穿针引线的轻微响声与炕头小花猫的鼾声相呼应。每每醒来，耳畔萦绕的总是这声音，有时，就连做梦也是这声音。年关临近，母亲揉揉熬红的

眼睛，说，这个新年，孩子们又有新鞋穿了！脸上同时也露出一丝儿微笑来。

母亲是个有韧性又能吃苦受累的人。忠厚老实的父亲只懂得一门心思耕田种地，孩子们的冷暖温饱都由母亲一人操持。母亲同时又极其的谨小慎微，无论啥样的小事儿，遇到孩子们头上，她就寝食不安了。三哥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。这事儿发生时，他才十二三岁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重新提起，他依旧难忘。他说那事儿已经深深印在心间，大约终身不会淡忘了。他还说，那么一件不经意间发生的事儿，想不到给母亲带来多大的麻烦乃至创痛。

三哥说，那是一个盛夏的日子。不知为啥，老师突发奇想，把全班仅有的四五个男孩子集合一处，要到村外的大山里去打杏儿。早饭后动身，走的时候说傍晚就赶回来了，可进到荒山野林深处，就由事不由人了。几人抱成一团，过了一夜，到第二天日头出山，才赶回来。

三哥说，他跨进屋门时，根本不知那个夜里家里发生的事儿，只看见母亲躺在炕头，身子极其虚弱。他把一竹篮的杏儿搁到地上，想让家人品尝，可人人直摇头。慢慢的，他感觉出母亲大白天睡在炕上，实在不寻常！

家里发生的事儿，三哥后来全清楚了。就因为他外出打杏儿，久久不归，母亲心急火燎，中暑并昏厥过去。从傍晚到深夜，多半时候不省人事。这惊动了我们家族的人，满屋子的人儿围成一个圈儿，又是灌药，又是喂水，人人的心全提到嗓子眼儿上了。母亲每回醒来，嘴里总是喊着孩子的名字。

突如其来的事儿会给她一些刺激，但也并不因此会昏厥过去，其实是因为母亲劳累过头了。那天，早饭一过她就出去打猪草，晌午时分回来时，已经疲惫不堪。身子的劳累与精神的

刺激遇在一处，人肯定吃不消的。自然，也与她本人的谨小慎微密不可分。

姐姐说道出的则是母亲生病看病那阵子的事儿。她有身为女人的细腻与敏感。她说，父亲带母亲去太原看病的那二十多天里，她的心里空空落落的。虽然那时她才仅仅七八岁，但也隐隐懂得了世上的一些事儿。

父亲母亲去太原的那些日子，家里就姐姐和我，哥哥们全在县城里念书。唯一陪伴我们的是奶奶。可不知何故，她总要挨到天色完全黑透才来。姐姐说，日头落山不久，她就不敢在屋子里停留了，她怕，至于怕啥，她也说不清。门上挂上一把大锁，她就领我出来。我们俩盘腿坐在院子边上，眼睁睁瞅着盼着奶奶的到来。外边的世界还好，鸡儿猪儿入窝了，狗子依然在游荡，还有，晚归的人儿也在急匆匆地走动。有了生灵的影子，心里就不怕了。

我那时三四岁的样子，懵懵懂懂，不懂得害怕，因为身边有姐姐伴着。我只隐隐知道，母亲病了，外出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病，这地方叫太原。想父母时，我便缠着姐姐。姐姐用手指着远山，说，太原就在山那边，站在山头，兴许就看见了。我瞅着远山，模糊一片，但仿佛真的看见父母了。于是，我也高兴起来了。

全书大抵就是由这样的细节片段组成，有些细节片段是父亲母亲亲口讲述出来的，有些则是凭借我自己的记忆勾勒而出，自然，个别地方也有家兄与姐姐的补充完善。或许是一生经受的劳作过度了，不少时候，父母说着说着就停顿不语了。所以，我从父母口中得到的毕竟有限。好在还有县志的帮助。来自县志的民俗风情、历史事件，属“大细节”，有“大细节”衬托，父母个人生活的“小细节”就更丰满逼真、鲜活生动了。

我与父母（代序二）

一

我与父母相濡与沫的岁月，是我大学毕业以后。掐指数来，接近十余个年头，时间也真是够长了。

大学毕业了，理当成家立业，回报父母养育之恩，可是不，我却偏偏选择了另外一条路。那是一条满布荆棘的人生之路——自然，这都是以后才逐渐明晰起来的。这人生之路，选择之初，谁也料不到前头是个啥样子，否则，那岂不成了先知先觉！

我是说，我不想按部就班，顺着眼前已经出现的路子走下去，我想重新摸索一条新路子——一条适合自己个性，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新路子。说白了，就是，丢掉已经到手的工作，接着考研。

我这想法在世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到近乎执拗的地步。这不，想法尚未付诸行动，就有人反对。

“一个村子里走出的孩子，能丢掉犁把锄把就蛮不错了。现在好了，大学已经念完，还想继续念下去，这书还能念到头吗？”

“父母都往六十地里走的人了，不替自己想，也得替父母想。

想呀。”

说这话的全是亲戚朋友。自然，这样的劝解全是善意的，理由似乎也很充足。

啥叫考研，村里人弄不确切。不过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理解，他们以为，考研大抵就跟出国留学一个样儿。考上了研，兴许还能做大官，能升官发财。

他们还以为，大学毕了业，就能有好工作，就能挣大钱。村方圆的孩子都上技校，还能在县城里给公家做事，每天起来，开水一杯，报纸一张，翘着二郎腿在那儿享受。大学生似乎该更厉害才对呀？

我在他们眼里，已经够了不起了。堂堂一名大学生，村子里可是屈指可数的呀！大学毕了业，还不安分，难道想登天不成？

不仅外人，就连父母也有不小的期盼。升官发财挣大钱倒不至于，找一份不错的工作总还行吧！父母也是平头百姓，他们的见识跟村人一个样儿，既然大学生比中专生高一档，那么，工作乃至待遇自然也要更好些的。

就连我自己也感觉飘飘然，拿到入学通知书的那阵，我欣喜异常。大学毕了业，究竟做啥我没多想。不过，有一点倒叫我自信满满，因为我是大学生，有一纸毕业证，就凭这文凭弄份工作也不在话下。

1980年代中期，乃至1990年代初，念大学还是个叫人很羡慕的事儿，就因为能念上的人少，就稀罕。

事实上，念大学实在没啥，不就是进了大学校门，能学点东西！再有，就是还有一张文凭！

其实，这学到的东西也没啥，就连文凭也不算啥的。当接触到真的现实生活时，或许才会深切感受到这点。

当现实跟想象出现巨大落差时，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。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，开始，沮丧，难受。接着就不大安分，就有了继续奋斗的冲动。这不安分与冲动的背后，隐含的意味也深长。一个从贫瘠乡村走出的孩子，除了自己要挣脱土地，挣脱贫困，还会想到父母。这不，父母勒紧裤腰，节衣缩食，乃至含辛茹苦的情形，都看得分明。自己心里肯定憋着一股劲儿，将来好叫父母过得好些，体面些，像模像样些。

可最终的事实远非如此。

二

当我真的丢弃工作，钻在一眼老旧窑洞里用功时，父母或许对我的动机有了一些理解，一些谅解。

父母隐约感到，自己孩子已经到手的工作肯定不行，最起码是不称心，否则，哪会不顾一切地重来？

我当时是把工作给辞掉了。这辞掉工作就等于失业，在外头叫无业游民，到了村子，大约就跟种田百姓一个样了。一个村里孩子，毫无社会关系，没了工作真就跟村人一样。这么严重的后果当时没咋思量。可到后来，尤其是我回到村子里后，慢慢意识到了。

跟村人唯一不同的，就是我还有文化，这四年大学，好歹也学了一些东西。——而这，就是我继续奋斗的资本了。

上小学初中高中，父母供我，这合情合理；上大学，父母供我，这也合乎情理。可大学毕了业，还要父母继续供下去，这似乎就不合情理了。世上大约没有大人供孩子念书念到老的事儿。古时候，考秀才举人状元，也不会老依着大人，学到老，

依到老。该成家就成家，该做啥就做啥，做的同时，秀才举人状元照考不误。

我有些自惭形秽，可又没办法。学习是个平心静气的事儿，丢弃了工作，想学习，似乎只能如此了。

自然，我是想通过短期突击，改变自己的人生处境。我憋足了气儿，我的牙齿咬得嘎嘎作响。丢了工作，一门心思学习，肯定能行。不就是个考研吗？那跟考大学没啥两样，大学能考上，研究生同样不在话下。辞工作的当儿，我决绝，考研的当儿，我一样决绝，这决绝的背后是自信乃至勇气。

我的行为近乎疯狂了。村子里跟我一起念过高中的小伙，前来探视，瞅着桌子上头厚厚的一摞子书，只瞪眼睛不言语。在他眼里，我真就是疯了。

在他看来，我这纯粹是穷折腾，堂堂一名大学生，不走入社会施展才华，却一头钻进穷山沟沟里，整日里与书为伴。到手的工作实在不行，干脆下海得了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为啥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？

那年月，下海还不算个蔚然成风的事儿，社会上即便吵吵嚷嚷，可身边左右的熟人朋友似乎都安分守己，上班工作，下班休息。没有谁会为着挣钱，一声呐喊，就不顾一切地投入商海。同样，也没有谁会为着考研，就丢掉工作，不顾一切地刻苦钻研起来。世人都在循规蹈矩地过活。

这样的生活还属头一回。即便我从小到大总是一路伴随着书本，伴随着学习走下来的。小学，初中，高中，大学，从这个地方转到那个地方，学习的地点与方式变了，可我还是那样子，我原本就是个学生。学生就是以学为主嘛！

可现在，我是把家里当成学校。这不，吃饭睡觉以外，剩余的时间，多是来学习的。我坐在堂屋阴凉的一角，炕头桌椅

上，灰尘不时飘落，一日不扫就不行。可我的心头没有灰尘，我焦灼，我亢进，我紧张，我坚韧，我顽强。我几乎是志在必得。

但我也只是在阴暗屋子里施展自己的本领。出了我家院子，走到世人面前，我就抬不起头来了。从上大学那阵的高人一等，一变而为低人一等，个中的因由也说不清楚。真的，在父老乡亲面前，我感觉是那么惭愧，卑微，渺小，渺小到要接近一粒尘埃了。

我还隐隐感到，我这是在进行一场突围表演，突围出去了，就可摆脱这种窘境，突围失败，或许真就要融进眼前这个世界里。尽管我曾经也属于这个世界，可眼下毕竟不属于了。

我的心事父母体味到丝丝入扣的地步了，见我坐在桌前埋头看书，无论如何不会进来的，就算进来，也是迫不得已，或者来取东西，或者示意我吃饭。进来时也是轻手轻脚，生怕一不留神，破坏了我安宁的心境。

在我心烦意乱时，父母的心情也跟着不安宁了，会说：“还是到外面走走吧！”可话一出口，立刻觉着不大合适，于是，又连忙改口说：“院子里也好，那就在院子里走走吧！”

我看父母太苦了，虽然年近六旬，可身上的活儿还跟年轻人一样重。春天下种，父亲扛着犁铧，吆着牛，母亲紧跟其后。她必须跟着，下籽下肥，没人哪行？夏天锄地，母亲往地里头送饭，父亲披星戴月地忙活。秋天，两人还是相依相伴，父亲挑担，母亲收割。父母这么不顾死活地忙活，多一半是为着我的。成家，立业，两样大事儿都没着落，做大人的心里就放不下。放不下就不由要多忙活忙活，忙活多了，好弄点钱儿，忙活多了，心里头似乎也好受些。

可父母看我也太苦了。整天整日里看书，似乎就没有歇息

的时候。在他们看来，自打我进学校念书起，从没这样不顾一切地用功过。地里头干活干长了，尚且劳累，看书时候久了，也一样消受不了。父母担心我的身体，同时还暗暗地替我琢磨着出路，县城的高中教师除了上课，就是吃喝玩乐，那样子多自在！

可这也仅仅是心里想想，内心的搏斗再激烈，也不说出口。

父母还担心，那外头已经辞掉的工作，还能不能转回到本地学校教书？而这，也一样属于内心活动。

当然，属于父母内心活动的，还有另一个顶重要的事儿，——那就是我的考研，能否有个善果。关于这事儿，不仅记挂，简直是祈愿了。

三

最难忘记的还是夏夜。又一个十年过去了，重新想起来，还是那么真切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，甚至还疑心是正在发生着。

午饭过后，父母都下地去了，我一个人在家看书。看书的当儿，还惦记着一件事儿——做晚饭。这晚饭是高粱米饭，外加一些馒头或玉米面饼。高粱米母亲事先早泡上了，馒头玉米面饼也现成，热热就行。日薄西山时，我就动手点火了，我家那阵还烧柴火，只要柴燃着，就得坐在炉子跟前。我的手在炉口那儿动作，眼睛在书本这儿动作，心儿却在记挂地里头的父母。这一切几乎全是本能，自然而然地进行着。炉火燃到啥样儿我不大清楚，书本上的内容看了多少，也是模糊一片，只有对父母的记挂是清晰可辨的。当然，我记挂父母，并非仅仅盼着他们快些回来，还有更重要更深远的东西。我在想，父母啥

时候才可以结束这繁重不堪的体力活儿。我同时也隐约明白，父母累死累活地忙活，全跟我自己息息相关，我早些成家立业，父母便会早些摆脱困苦。可这，又是我自己不能左右的。不能左右，却又不由得要去想，想多了，心底就有股股酸楚在涌动，眼眶跟着就润湿模糊了。

父母回来时，已经昏天黑地了。简单地扑打扑打身上的尘土，就坐在院子里吃饭了。屁股底下垫一块破旧木板，饭碗菜盘也都搁在搓衣板上。饭菜的热气里有股浓浓的清香，那是苦菜味儿。天气干旱，菜畦里新鲜菜蔬跟不上趟，就只能靠苦菜充数了。这苦菜对于庄户人家算是家常菜，随意走出去，采一些，腌制半月二十就成。

有月光，还好些。没有月光，就把屋子里的电灯开上。亮光透过窗户玻璃，辉映得院子里也亮乎乎一片。入夜是寂静的，只有偶尔的野鸟叫声打破沉寂。我自己感觉，这鸟叫反倒使得暗夜愈发沉寂了。我与父母，只有我们三人，在这沉寂里存在着，除此之外，世界上啥也没有了。

父母吃着饭，却不言语。我也不言语。我清楚，父母不言语的因由多半是又在想我的事儿了，而同时，我也在想着父母的事儿。所以，这表面的沉默实在掩饰不住内心的激烈活动。满天的繁星眨巴眨巴，习习凉风拂面而过。身子感觉到了阵阵凉爽惬意，心儿却还隔在另一个世界里，身体跟心灵处在两重天地间。

只是鸡圈里有了鸡儿的咕咕声后，我和父母间的沉默才随之打破。这时候，父亲会问，鸡圈安盖好了没有？我说，安盖好了。母亲也问，铁盆子里的鸡食都喂了吧？我说，都喂了。我清楚父母为啥这么记挂鸡的事儿。这鸡下的蛋，父母吃，我也吃。父母在地里头做活，没有营养根本不行。而我看书学习，

也需要些营养的。自打我回家用功以来，母亲就给鸡也加强了营养。玉米粒谷子以往都不大舍得，现在却舍得了。这营养跟上了，鸡下蛋就勤。母亲还叨叨说，十多只母鸡，有的年岁大了，已不咋下蛋，来年可要抱窝小鸡。

父母累过头了，也不嫌夏夜溽热，吃过饭不久，便熄灯睡觉。父母那边熄灯了，我这边还亮着灯，我还要熬夜看书，我要至晚十一二点才熄灯。这土窑洞里有存粮，就肯招惹老鼠。它们在暗洞里憋一个白天，到晚上就不安分了。昼伏夜出也是老鼠的习性嘛！我还在灯底下看书，它们就蠢蠢欲动了。先是在粮囤周围窸窸窣窣，继而，竟敢溜到炕上胡乱游窜。其实，炕头没啥，无非就是一床被褥，一摞书本，还有一些衣物。可它们似乎觉着有机可乘，还不是独来独往，一上来就是三只两只。结成伙儿，响动就大。

老鼠响动影响了我看书，所以我对它们恨之入骨。一旦瞅见地上乃至炕头有老鼠的影儿，就绝不放过。我手拿捅火棍猛烈追打，地上的老鼠立刻就溜之大吉，炕头的却吓蒙了，鼠洞毕竟不在眼前。它们无处可藏，就干脆躲到炕头的苇子席底下。我对着席面狠劲敲打。这声响惊动了隔壁的父母，我还怒气未消，父亲已经推门进来了。瞅着我那模样，他微微一笑就出去了。

父母是生怕我想不开，出个意外啥的。这黑天半夜，弄出“咚咚”的声响，似乎不大好。即便他们隐约感觉出我是在跟老鼠搏斗，可心儿就是不由得往坏处想。天底下做父母大抵都这样。我在追打老鼠的时候，就没有想到我这样子会弄醒父母呀！看来，父母对我的记挂分明多于强于胜于我对他们的记挂。

四

提到我在家里用功，给父母增添麻烦与劳累，一位亲人这样解释：那或许是我的父母前辈子欠我的东西，没有还清，只能在这辈子里偿还了。一听这话，我还颇为纳闷与不解。这世上许许多多的难事儿，为啥总喜欢无端地找个因由找个出口。而且这因由这出口压根就算不了啥答案，有时候玄奥得近乎神秘。这位亲人的这番言辞，不就如此！人听了一头雾水。啥叫前世？啥又是今生？难道人真有前世？真有今生？真有来世？

可渐渐的，我感觉出这话语表面玄奥神秘的背后自有理由。这大千世界，只要有人存在，就有许许多多的难事儿，人哪能用加减乘除式的干脆利落去破解呢！许多时候，人生纷繁复杂得如同一团乱麻，相互纠结缠绕。实在无法破解时，就只能祈求一些玄奥神秘的玩意儿，比如，前世、来世、今生等等。这东西看似虚无，可把生活的纠结与缠绕，搁上去一衡量，立马就有答案了。有了答案，心里就稍显清爽了。

这么一想，我的心真的轻松了一些。要是真有前世，那么，父母总归是在那时候欠了我的东西，前世里欠下的，还不清，就只能推到今生了。现在，我叫父母这么困苦劳累，要是超过了他们曾经欠我的份额，那就等于是我又欠他们的了。不过，这也没关系，不是还有来世嘛！今生还不清，来世一定还清。否则，我是不会安宁的。

这么一合计，我的心果真轻松了。

其实，我给父母带来的不仅仅是劳累，还有难以言表的担忧，而这也才是最闹心，最叫他们坐卧不安的。劳累只是身子



上头的，即便疲惫不堪，歇息够就好了。可闹心就不同，那是最叫人难以消受的。内心的煎熬能把一个人弄得神魂颠倒。

在我考研接连遭受重创后，父母的担忧加重了。深夜，我在院子里独自徘徊，父母这边屋子里总有深深的叹息，这叹息声轻微低沉，却有一种浸入骨髓的穿透力。当时，我以为父母早就睡了。都快到子夜时分了，他们能熬得住？可父母真的还醒着，他们在失眠，他们在焦虑，他们在担忧。

我知道，父母为着我的事儿做过种种的假设，这些假设犹如许多个数字在一起胡乱组合，不同的组合可以弄出许许多多的结果来。种种好的结果与坏的结果就在他们内心搬演着，搬演着……好的结果出现时，眼前会猛然一亮，就像看到我成功的曙光在闪现。可也总有坏的结果，这坏的结果就好比暗夜的黑幕，方才闪现的曙光瞬间就又晃远了。

假如孩子不要上那个大学该有多好！父母这样假设过。平素，跟村人聊天，就流露过这样的言辞。村子里，别人家的孩子上技校上师专，最后不都好好的有了满意的工作。可这上大学反而招来不虞之结果。白天里说了，晚上就由不得要再假设假设。这人有厄运时就爱假设。一旦假设出了好结果，心里就稍稍轻松些了。

假如孩子不要遇上那个人该有多好！那个人就是给我介绍工作的人。这偶然的一个机会，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。那次大学毕业的供需见面会，依然有清晰的记忆。当时进会场还要买门票，我在门口徘徊再三，还是跟着一个熟人进去了，进去了就遇上“那个人”，就定了工作的事儿。完后，我说那叫阴差阳错，母亲说那叫命运，那是命运里的一个坎儿，咋绕你也绕不过去，非得返回来重走不可。

母亲把我的事儿归为命运，倒也叫我好受些。因为这命运